

## 第一章 在战斗里成长

1916年农历八月初六，肖全夫（曾用名肖全福）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南溪区肖家湾。

这里峰峦叠翠 溪流纵横 物产丰富 风光秀丽。一代又一代纯朴勤劳的农民，向这片土地辛勤地抛洒着心血和汗水，试图编织起一个美好的未来。

然而，没有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一切努力必将付诸东流。优越的自然条件，并不能使他们摆脱中国历代农民的悲惨命运。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导致了反动政权间的长期不统一和战争，也把农民步步逼进饥饿和死亡的深渊。美丽的梦想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人们被迫在苦难中求索，以探寻新的出路。

金寨县，位于鄂豫皖三省八县的结合部，信息灵通，对于四周的举措反馈迅速，是探索新道路的先锋。

1921年7月，中国的先进分子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金寨就有了党的组织；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金寨的英雄儿女也投入了“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抛头颅、洒热血，并使金寨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的诞生地和皖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这方热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输送了500多万名红军，培养了200余位省军级领导干部，奉献了1万余位烈士，也孕育了包括肖全夫在内的59位共和国的将军。

金寨县的革命传统，也寓于肖全夫的家庭。

肖全夫的父亲肖才忠，是一位种田能手。但是，他的才能，因为贫穷得不到很好的施展。一家五口的生计，使他终日如牛负重，却仍捉襟见肘。商南“立夏节起义”，他毅然地踏上革命的征途，成为一名尽职尽责的赤卫队员。1935年，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西移川陕后，肖才忠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在山洞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受尽了磨难，直至病故。

肖全夫的母亲肖张氏，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农村妇女。她任劳任怨地协助丈夫操持家务，哺育子女，只有奉献，没有索取。最终因腹内生瘤，无钱医治而与世长辞。

肖全夫的哥哥肖全超，自幼便挑起生活的重担，为父母分忧。1929年，他安排和叮嘱肖全夫留在父母身边尽孝，自己毅然参加了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1931

年，他因身负重伤，返乡休养。伤愈后，又奔赴战场，直至英勇牺牲。

肖全夫的姐姐一直在姥姥家寄养，15岁时，患伤寒夭折。

环境和家庭的影响与熏陶，培植了肖全夫善良、勤俭、正直、刚毅、奋进的品格。

他6岁就开始拣柴、拾麦穗，在田间地头撒粪、播种；在家里抬水、烧饭，还经常外出五里地挑砖，贴补家用。

尽管全家终年劳累，仍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肖全夫8岁那年，家里已经负债累累。地主廖家升强行收走了他们祖传的两亩薄田和几间茅屋，迫使他们全家流落荒野。

肖全夫背着破絮，在凄风苦雨中奔走，频频地向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投去眷恋的目光，酸楚的泪水浸透了他的衣衫。当时，他并不理解世事如此不公正的根由，但稚嫩的心灵上已经烙下了道道伤痕。

后来，依靠几位舅舅的帮助，他们才在汤家汇吴家铺佃田定居下来，还与邻居胡家合买了一头耕牛。从此，肖全夫更加勤奋了，他每天早出晚归，放牛、割草、拾柴、做零工，毫不懈怠。

肖全夫的懂事和能干，使他的父母萌动了培养他“成龙”的念头。他们宁愿忍受更多的劳累与痛苦，也要为这个好帮手提供念书的机会。他们托亲告友，终于得到肖全夫的一位在私塾任教的堂舅的应允：每月只需送

两担烧柴，便可不缴纳学费。于是，肖全夫 9 岁那年，成了一名学生。

9 岁才开始识字，确实为时过晚，困难相对地也就多些。但是，肖全夫深知，这个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它凝结着亲人殷切的期望，饱蕴着父母艰辛的汗水。他学习的自觉性和克服困难的毅力都很强。学习之余，他仍然坚持帮助父母干活，尽力地减轻他们的负担。

1928 年初，12 岁的肖全夫进入本乡张家祠堂小学就读。

同私塾相比，这里向肖全夫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老师们传播的不再是味同嚼蜡的《百家姓》、《三字经》，而是革命的道理。长期以来积存于他头脑中的疑团，从老师的讲述中得到了诠释。那些道理如滴滴甘露滋润着他的心田，强烈的求知欲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使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振奋，也似乎变得特别聪颖。他终于懂得了贫富不均的根源和改变这种现状的途径。共产党员张瑞文老师和共青团员张瑞义老师，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他处处以他们为榜样，积极地跟随他们参加各种活动。不久，他当选为学生会委员，成为带领同学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的骨干力量。

这一年，春旱无雨。高悬的骄阳灼热了土地，也炙烤着人们的心。急于把秧苗插上的农民，纷纷拥向寺庙，乞求菩萨开恩。

“求菩萨管个屁用，它不过是一堆烂泥，我们得靠自己救自己！”肖全夫首先站出来说话。道理是老师传授的，

他已经学会运用了。

“这样亵渎神灵，是要遭报应的！”一些神权的卫士惊慌地指责肖全夫。

“这些泥人要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们早就不受穷了。大家过去一直都相信菩萨，整天对它顶礼膜拜，烧香进供。可是，有什么结果呢？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这些泥人，不过是地主老财们用来麻醉我们斗争精神的工具，我们可千万不能上当呵！”肖全夫借机向群众宣传。

“你这个伢儿呵！……”人们对肖全夫讲的道理无言以对，只能疑惑地摇头叹息。

肖全夫见状，深感有进一步破除迷信的必要，便带领同学一连摔碎了两尊土地菩萨。

这个行动，大有以身试法的意味，但他毫不畏惧。

菩萨确实对肖全夫无可奈何，而他那善良的母亲却认定他触犯了神灵和乡亲，愤怒万分，对他大加惩戒。为了避免他再“惹事生非”，还忍痛勒令他停了学。

肖全夫完全理解母亲的苦衷，但是，他不能没有学校，他舍不得离开共同战斗的老师和同学。为了继续在他朦胧中辨识的人生征程上前进，他奋力地进行了抗争。他以哭闹、拒绝进食相威胁，终于使母亲收回了成命。

如获特赦般兴奋的肖全夫，冒雨向学校奔去。在离开学校的三天中，他深深地体味到这个集体的巨大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的源泉，就是那令人振奋的革命气息。他似乎已经产生了吸吮这种气息而生存的依赖性。正是这种萌芽状态的情感，奠定了他后来为革命出生入死的

基础。

学校显得很冷清，因为还有 2/3 的同学，由于摔菩萨事件的发生，仍然被家长“囚禁”在家里。

“叔叔、大伯，这事不怨你们家的孩子，都是我领着他们干的，求你们还是让他去上学吧！”肖全夫挨家挨户地去动员，并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家长们被肖全夫的真情感动了，学校的活动又走上了正轨。

1928 年，豫东南、皖西一带久旱无雨，炎炎的烈日，无情地喷吐着火舌，四处空气蒸腾，热浪滚滚。失去了水分的庄稼卷缩着，大地龟裂了。秋季的收成已成泡影，饥馑与死亡正朝着半数以上的农民逼近。

在天灾袭击的同时，盘踞于这一地区的冯系军阀的剥夺，更变本加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沉重的枷锁，压得农民直不起腰，喘不过气。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杀出一条活路！”这是他们当时唯一的选择。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转入秘密状态的以商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再度活跃起来。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又如雨后春笋般的破土而出。

肖全夫在张瑞义老师的领导下，与胡节枝一起，负责组织儿童团。由于他们的努力，两个分队、一个中队的儿童团迅速地组织起来，并积极地开展着活动。

“湖南出了个毛委员 他在井冈山上建立起工农的政权”；鄂东有了工农军 杀富济贫闹革命”他们暗地里向群众传递着老师带来的消息。

“大别山 雾弥漫 穷苦农民受饥寒。打土豪 分田地 杀劣绅 掌政权。工农大众要共产。”老师教的这首山歌，肖全夫唱得最响。

油印传单及各种宣传品，通过他们的手散发到了各地。

1928年5月，黄麻起义建立的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转移到河南省光山县柴山堡一线发动群众，创建了鄂东游击根据地。经过艰苦斗争，建立了各级革命政权，割据区域不断地扩大，土地革命也逐步地开展起来。至1929年3月，鄂豫边区革命根据地便初具规模了。

1929年立夏节深夜，几百农民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扛着猎枪、梭标和锄头，拿着镰刀、斧头和铁锤，向商城东南的丁家埠、白沙河一带汇集，包围了当地的民团，缴了他们的枪，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该师经过三个月的奋战，开辟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

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了六安、霍山起义，并相继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逐步开辟了以金寨为中心的皖西革命根据地。

1930年4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鄂豫皖边特委成立，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另在皖西组建了中央独立第一师和

第二师。6月，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鄂豫皖边区根据地乃正式形成。

革命中心区域的风暴，锤炼着肖全夫，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也使他的才干在逐步地增长。

肖全夫是一个有心人，他常常在思索：几位张老师，都出身于富贵之家，却能舍生忘死地投向革命，造自家的反；昔日不可一世的阔人老爷，在觉醒了的群众面前，竟然万般狼狈，惟命是从。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老师们是在为崇高的理想斗争，而这种斗争的胜利，必须依靠群众，只要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什么事情都一定能够成功。他把这种认识付诸自己的实践，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例如，为了把儿童团装备得像红军那样整齐划一，威风凛凛，他带着儿童团员直奔地主廖家升的住处，勒令他给儿童团员每人做一条红领带和一根红木棍。在打土豪、开仓放粮、分田分地时，他便拉出这支队伍跑前跑后，主动地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大人们无不夸他主意好，能力高。

勤于思索和勇于实践，使肖全夫从中吸取了可供终生受用的营养。他的初期革命活动，也因此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升华。

张瑞义、张瑞孝老师根据肖全夫的表现，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他又被团组织调到少年先锋队担任分队长。

少年先锋队系半军事性质的自卫组织，是团结广大

青少年，执行革命任务的战斗团体。

肖全夫到职后，肩背红布带，手持红木棍，平时带领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昼夜站岗值勤，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战时，为过往红军做向导，动员群众参军，募集鞋袜粮米，乃至直接参战。在他的领导下，少先队的各项革命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少共区委的表扬。

1930年10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党营垒内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蒋介石乘机部署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围剿”。

国民党的第一次全面“围剿”矛头直指江西中共中央根据地，由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

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受蒋介石之命，负责实施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并专设鄂豫皖三省绥靖督办公署，启用已归顺的冯系军阀李鸣钟为督办，以利用收编的冯系部队充当“围剿”的主力。

11月初，“围剿”活动相继开始。

吉鸿昌第三十师由淮阳开赴潢川、商城；戴民权新编第二十五师由潢川开赴罗山；张印相第三十一师由周口开赴黄安、宋埠；郭汝栋第二十六师由黄麻地区开赴蕲水、蕲春；范熙绩第四十六师一部由皖西开赴宿松；潘善斋新编第五旅由英山开赴罗田；夏斗寅第十三师仍分驻黄陂、黄冈、麻城一线。按照部署，这些部队的企图是：第一步，对苏区形成所谓“圆箍式”的包围；第二

步，突入苏区占领集镇，控制要道，歼灭红军主力；第三步，分区清剿，扼杀革命。

这时，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已被蒋军占领两个月之久，商南的形势也十分危急。为了革命的需要，年仅 14 岁的肖全夫，毅然放弃家庭的呵护，挑起了少共第二连团支部宣传委员的重担。他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作巡视讲话及发动群众的工作，使自身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就在蒋介石密谋“围剿”苏区的同时，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依照长江局的指示，于 11 月上旬率第一师和第二师由罗山南下，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并打通与红军第十五军的联系。红一军第一师和第二师在姚家集、黄安、谢庄、新洲四地，予正在调动之敌以迎头痛击。尤其是新洲一战，歼敌两个团，极大地震动了坐镇武汉的何成浚。何成浚急忙于 12 月 2 日将肖之楚第四十四师和徐源泉第四十八师各一个旅，船运至阳逻、团风一带；并令夏斗寅第十三师，由麻城、宋埠南进，妄图南北夹击红一军。

岂料，红一军第一师和第二师，在战后主动撤离了新洲，12 月 4 日由但店北上，经罗田、滕家堡等地进入商南，与第三师会合，向盘踞于皖西之敌第四十六师发动攻击。

夹击红一军的计划落空后，何成浚乃重新调整兵力，做出了以鄂豫皖边区为中心的“围剿”部署。他令第十

三师、第四十四师、第四十八师由麻城、宋埠、黄陂向北；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由商城、罗山向南；第三十四师、新编第二十五师、新编第一旅由西向东；第四十六师、警备第二旅、新编第五旅由东向西，实施合围，妄图一举置鄂豫皖红军及苏区于死地。

这时红一军已南下皖西，鄂豫边仅有地方武装，包括教导队、特务队、半脱产的红色补充军共两万余人，300枝枪，情况非常危急。原鄂豫皖边特委立即在七里坪召开紧急会议，建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反“围剿”的斗争。

值此艰险时刻，肖全夫所在的少共模范营奉调开赴商城，编入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第三营。肖全夫作为第七连的一名战士，义无反顾地步入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谈起这段经历，肖全夫至今仍怀有一种负疚感。因为他的哥哥在参军离家时，曾反复叮嘱过他：一定要留在父母的身边，替他尽一份孝道。妹妹病故，哥哥牺牲，嫂嫂遭敌人迫害。而在他也参军后，只能给父母留下一个凄惨的晚景。但是，为了更好的家庭的幸福，他别无选择。

部队在商城，进行了短期的集训。训练结束时，肖全夫以优异的成绩被升任副班长，还装备起荷德造的步枪。抚摸着怀中的钢枪，他暗下决心：英勇杀敌，争当合格的军人。

12月上旬，鄂东之敌以黄安、七里坪为中心实施合围。9日，黄安被第四十四师第一三二旅侵占；12日，第

一三一旅继掠取姚家集后，又夺得河口镇。

中共鄂豫皖临时军委警卫团配合恰由商南抵达黄麻地区的红军第十五军，首先向河口镇之敌还击。16日占领河口镇，歼敌一部。下旬，警卫团又随红十五军北上，阻击向七里坪进犯之敌，激战两昼夜后主动撤离。

临时特委和军委，鉴于黄麻中心区域已被敌侵占，在内线已无有利战机，便率红十五军及警卫团东移外线，向豫南进击。

在长途的艰苦转战中，肖全夫表现得非常英勇，很快地便担任了班长。他身先士卒，团结同志，深得全班的拥戴。

1931年1月，红军第一军、第十五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与民众，总计毙、伤、俘进犯之敌5000余人，缴枪近3000枝，挫败了蒋介石苦心策划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1月中旬，红一军向商南转移，在长竹园与红十五军会合，随即开赴麻城县福田河，并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军属独立团，计1.25万人。

鉴于根据地周围之敌暂时采取守势，凭借深沟高垒待机出动。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以红军主力主动进击弱敌，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之。

1月26日，红四军以第十师两个团为主攻，第十一师和第十师另1个团为预备队，向麻城北部磨角楼守敌第十三师一个营发起攻击，意在吸引麻城之敌出援，在

野战中予以击歼。

磨角楼被围后，敌第十三师陆续调出的援军第七十三团、第七十四团、第七十六团及补充第一团，在骑骡铺以北地区先后遭预伏之红军的强力阻击。是役，歼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枝。

随后，红四军迅速北上，对新集发起攻击。

新集位于光山以南，麻城、黄安以北。鄂豫边的土地革命爆发以后，四周的土豪劣绅都逃亡至此，组织起数以千计的反动武装，凭借坚固的寨墙工事，负隅顽抗，并经常伺机出动，四处抢掠，屠杀群众，实为伸入根据地的心腹之患。

战斗打响后，红军数次强攻不下，乃改以坑道作业开辟攻击通道。

2月10日下午，终将北寨墙炸开一个缺口，攻城部队迅速冲入城内，经三个小时的巷战肉搏，全歼该敌，变新集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

肖全夫参加了磨角楼和新集战斗 并因果敢善战 被晋升为副排长。

3月下旬，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将活动于皖西之中央教导第二师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二师；将军委警卫团和光山、罗山、黄安三县独立团编为警卫师，并把围攻光山县的陡山河西南“九里十八寨”中最大的两个地主山寨——打银尖和大山寨的任务，交给了警卫师和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肖全夫在执行此项围攻战的任务中，充分地发挥了战斗骨干的作用，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这时，敌之第二次“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正开赴皖西。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三师分别从光山、罗山、黄安三县出动，实施南北对进，合击新集、七里坪。警卫师及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奉命撤除了对大山寨和打银尖之围，转入反“围剿”斗争，不断地予进犯之敌以侧击、尾击和袭扰，并在檀树岗予敌以重大杀伤，迫敌于5月2日经宣化店回窜罗山。

在两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的战斗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肖全夫也在战斗中不断地成长。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大权，并大量地派遣中央代表，按照“左”倾路线“改造”各地的党组织和红军。

5月12日，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以他为首的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家长式地推行各项“左”的政策。

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兵力已近3万。

这时，蒋介石虽对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第三次“围剿”的部署。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激起的全国性抗日反蒋高潮，致使这一部署迟迟未能付诸行动。

红四方面军乘机相继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进攻战役，取得歼敌 6 万、使蒋介石第三次“围剿”破产的辉煌胜利。

1932 年春，肖全夫因屡建战功而被选调到第四方面军总部手枪队担任排长。

一次，肖全夫奉命率一个班去皖西北执行任务，返回途中，与反动民团顾敬之部遭遇。在交锋中，他身负重伤，仍沉着地指挥所属以寡敌众，机智地脱离险境。战友们把他背进医院治疗。在医院里，他度日如年地熬过二十余天，未待伤口愈合，便同医生死缠硬磨，坚持出院，又投入了血与火的拼搏中。他虽因此而留下了终生的残疾，却始终无怨无悔。

## 第二章 漫漫西征路

1932年5月，为了彻底地剿灭红军，摧毁苏维埃政权，蒋介石竟置当头的国难于不顾，借债购买大批的军火，纠集众多的军队，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这次“围剿”的企图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区红军，然后合力进攻中央苏区。

5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由蒋介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武汉的通令。

这次对鄂豫皖的“围剿”，蒋介石动用了24个师另6个旅，约30余万兵力，还外加4个航空队，且1/3为蒋之嫡系精锐，实可谓气势汹汹。

但是，面对如此大军压境的严重局面，张国焘等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不但不作反“围剿”的准备，还继续夸大第四方面军的胜利和反革命的失败，坚持所谓

“坚决进攻，与敌人决最后胜负”的战略方针，反对利用矛盾分化敌人，狂热地推行错误的土地、财经与肃反政策，从而丧失了反对第四次“围剿”斗争胜利的可能性。

7月，肖全夫、陈福初、徐显志、王玉华等4人，由总部手枪队调往电台，任务是警卫电台和保护宋侃夫、蔡威、王子纲等几位领导人的安全。临行时，总部给每人配发了一枝带红缨的驳壳枪，一把系红绸的大刀，显得威风凛凛，气度非凡。

然而，肖全夫并不开心，他不愿意离开枪林弹雨的前线和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他误以为电台并非战场。

见宋侃夫的第一面，肖全夫就开始了认识上的转变。

宋侃夫对人热情、坦诚，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他似乎看出了肖全夫等人的心思。一阵寒暄之后，就把话题转到了电台工作上。

“无线电通讯是当今最先进的通讯方法，它能把前方与后方，甚至千里之外的两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情况便可随时通话。革命军队要取得胜利，就不能没有无线电通讯。在电台工作，虽不像前方将士那样冲锋陷阵，直接消灭敌人，但它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现在，我们只有一部电台，人手也很少，以后必然要大大地发展，建立很多的电台，需要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次把你们调来，主要是担任警卫任务，也希望你们把无线电技术学到手。”宋侃夫平心静气地谈着。

肖全夫在手枪队，主要是搞交通传递文件，亲身体